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時五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人 附見八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法仁

安州方等寺釋慧嵩傳二

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剛

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圓安

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行友 慧本

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迴傳八 玄究

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法位

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明略

汴州慧福寺釋功迴傳十一

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蒲州栖巖寺釋道傑傳十三 時五

蒲州栖巖寺釋神素傳十四

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

蜀都寶園寺釋玄續傳十六

蘇州法流水寺釋慧璧傳十七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  
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  
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  
倫通微音深靡緇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閑善  
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  
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  
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瓊二  
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  
襲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  
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

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  
山林便似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  
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  
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  
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  
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  
緇兩束因曰此為親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  
顛倒知何不為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  
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  
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

時五

二

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陵高才通學尚書  
毛喜探幽洞微時號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  
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內遠招名德因是法  
門龍象乃應斯會既德隆物議大衆宗歸遂  
奉爲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誘附清穆僧  
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又寺初勝集四海一  
期名德相亞通濟斯美因又寔兼之矣頻講  
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  
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  
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已成務故京寺宿望

心敬遵承咸崇菩薩戒師後進具戒者無不  
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  
刑部尚書沈叔安溫柔弘雅達信通神並崇  
仰欽承于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  
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  
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  
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  
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  
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  
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入定於後夜分正

坐而終咸門異香滿室遂遷坐于南山至相  
寺于時攀轅扶轂道俗千餘人送至城南又  
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為建支提塲塔勒銘封  
樹蘭陵蕭鈞製文仁是鄉人少所恭奉清淨  
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有名聞學

釋慧曷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收覽經  
義弘導居心初跨漆玄綱希崇大品博聞略  
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興皇遺囑世  
稱郢匠通國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備清  
遊邇遂得廣流部表恢裕興焉年方登立即

昇法座談攝一指衆侶誼誨受業傳燈分風  
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洛三巴尚  
昏時罔便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沂  
流江碶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弘  
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疊僧侶因此  
開明銜煙總萃傾味正法而成惠邱焉無憚  
遊涉故使來晚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毅  
雜枯折由生曷據法徵治情無猜隱時或不  
可其懷者計奏及之云結徒日盛道俗屯擁  
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勅窮討事

本不實誣者罪之曷惟道在人弘義須知返  
乃旋途南指道出荆門隨學之賓又倍前集  
既達故鄉荐仍前業重張領牒更叙關鍵神  
望彌高衆聚彌結弊其誼競避地西山之陰  
屏退尋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衆思之又  
造山迎接處邑傳化第五高隨宜利益意引行藏  
還返安州方等寺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  
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嵩一位僧伍精勵  
在先日止一餐七十餘載隨得便噉無待喜  
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部豐都芳羞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門嵩並命入僧自無  
一受旦講若下食惟一椀自餘餅菓還送入  
僧有學士道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為告  
外衆令辦厚供嵩怪異常推問食所由即令  
勤出衆水不相襲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  
汝聞吾言而不解教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欲周勤訪  
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憲章刻意鞭後  
潛心玄蹟二教周廢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  
禮誦無輟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

第一四八册

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業  
靈負而已隋興法現即預出家住大興國寺  
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凝肅不居幽屏常  
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  
其慮門未曾掩坐卧一床讀經為業道俗問  
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容節  
卷末收者咸私覲已後而奉對詳潛思玄籍  
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  
勸藥療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  
患痢病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

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  
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身令衆範出言歸  
敬故衆有諸罰詳必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  
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為若此矣以武德七年  
沉痾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叅立乃微言佛像  
佛像聲既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悟迴顧看  
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明宛具須臾漸隱  
又聞香樂競至愔鬱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  
群白鶴從西方來遶房三匝翔轉還從來處  
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傾邑

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為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通微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弘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為民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法師勅召在京弘化為務便往從之未至值遷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攝論十地是所偏求還住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染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夙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門請業用比昭穆勅使達為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綸言既出將事首途藏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在此奉信時五在心達以藏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辭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昭助及至相州果為賊王德仁所害其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勅安撫竭誠奉國為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有故寺望得為父修立并度僧二七人六

第一四八册

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藏曰此山上有潤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藏往往堂宇廊廟並指攝焉遠近道俗造山修觀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時患恨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道剛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

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讎于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露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道法有勅許焉旻初落髮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拈心府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泐無忘覺

特五

七

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綜涉四舍功流八  
定朋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  
之慮於即頓絕人事槃遊聖蹤攝想青霄緬  
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  
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未講般  
若皆思解俊徹嘉聞飛移兼糅以絢彩織綜  
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  
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  
通傳而沐道頓除嫌郟故名望橫流播于嶺  
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將  
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  
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怪其  
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  
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  
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徽緒又  
馳慧解宣譽京臯勳業既成道東須繼本國  
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  
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  
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

第一四八冊

愠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曾  
襟一隅傾奉昔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  
衣情同散國乘機敷訓垂範于今年齒旣高  
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  
用希專福其感敬爲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  
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爲說徵祥被于海  
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念經于七日  
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  
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  
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

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  
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有福人墓  
埋之種胤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  
屍擲于塋外由此不壞敬者率崇仰焉有弟  
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  
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  
方俗預尋經論跨轡大綱洞清纖旨晚歸心  
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  
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  
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

推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爲說深法  
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  
色晃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  
觀之由是重發勝心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  
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戶五匠成

後學觀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音韻  
圓亮長面目少髭髯儀服不群於衆有異少  
處寒素生於田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  
之情靡由師傳廉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

貧無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慷慨  
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慈慈道光  
玄胄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禮晝夜  
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  
受履操逾遠志業尤勇念定所持誓無點累  
仍以威儀麤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爲口非難  
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  
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爲先遂閱討衆經服膺  
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賸研機遺言  
領意有栖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

大論順遠承奇調思扣沖關乃荷帙登峯諮  
叅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  
綱要順頻時屢請微以爲繁雖愠色不形而  
勞心可驗順逡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  
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遂乎曰何謂耶答曰一  
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斯自草  
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雜心槩枯備  
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  
執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  
樞要妙鑒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

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  
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爲  
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沉坑塢者乎因涕  
泣濡襟歔歔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  
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  
悚且生得爲人啓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  
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  
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  
法師耳不量短綆輒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  
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

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  
恐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  
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  
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下每  
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  
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  
集頗勞低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  
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  
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  
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傑得書美其銳

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驥之逸轡灌木  
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  
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順得書  
會疾遂不果行而爲人高簡雅素自歸清衆  
絕交氓俗嘗有說種姓高尚祖禰榮貴者以  
誇於順順戶五睨爾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  
子尚須謙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  
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趨時之  
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行  
純潔性好追蹤曾刺血洒塵供養舍利兼以

血和墨書七佛戒經剋已研心類皆如此嘗  
尋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  
子闍賓囑累斯盡詞事既顯若親面焉因斯  
悽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沉俗  
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鄰居無得聞  
者或解納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餒者志好  
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曾  
從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曾制物從我隨物則  
苦而未嘗以我違物且鳥不栖淵魚不巢樹  
未必解修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

我不奪物榮物不好我辱矣又作三不爲篇  
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  
祈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  
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  
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以返跡荒  
逕息影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  
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  
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  
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貴鈎餌難嘗  
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銜才

鬻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  
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諷揚絃管  
詠美歌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  
且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遙順神  
晤駭群出言可錄著集數卷于時真法陵遲

戶五

十二

俗尚諛諂訥言敏行者爲愚巧詞令色者爲  
智廉潔正性衆或致譏故順理貞直之心居  
危不亂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  
友者志行嚴正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叅  
候順曰先民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強求知解而  
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咽吾謂夷煩殄  
惑豈直專在說經以法度人何必耍登高座  
授非其器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  
惱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觀  
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  
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但以理玄詞密非當  
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戢鱗而未進慨時  
哉之不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  
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逸亮高世僧也思

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  
獨謝時世罔測所徃後每思之言輒凄泫曰  
本公若乘龍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  
縈身囂俗昇沉相異徒爲悲矣且忘懷去來  
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sup>戶五</sup>死者幽栖猶桎梏苟  
其性之不<sup>十三</sup>失不無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爲  
如此也于時卧疾連稔自知不全遺文累紙  
呈諸師友而形同骨立情爽逾健旁問後事  
順曰患身爲穢器暫捨欣然魚鳥無偏水陸  
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想不得親別

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所見有致煎惱但死  
不傷生古言可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  
耶既報不自由可側柩相待遂令遜法師說  
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十即唐  
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門行友者知己  
沙門傳致廣其事友今被召弘福充翻譯之  
選建名時俗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  
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爲壽短二親哀之即爲  
姻媾既本非情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

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踐莫知投造但念觀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驅二牛因問所從可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聞鐘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即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爲務晚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服聽涉之最無與爲儔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論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既崩召入禪定性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恒爲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叙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爲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爲證義時以藏威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爲興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十四乃薦藍田化感寺潤法師焉即依其言舉稱斯日及皇儲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瘳勅賜絹數百段衣對亦爾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勅得遙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

第一四八册

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勅乃以  
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  
胛脚勅令輿至寢殿受戒施物極多並充功  
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  
秋六十有九哀慟兩宮弔贈相次諡葬郊西  
嚴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為

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迴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  
出俗遠懷匠石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  
奧博採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鬱為鴻彩

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  
注解群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  
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邑漁獵子  
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  
兼以朝諛豪傑辯調內外陵轢倫右誇尚矜  
莊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  
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叙儒史或開  
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故  
華壤英俊為之諺曰大論主釋迦迴法界多  
羅一時領以其豎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

戶五

十五

後乃總領通之故懷斯目矣大業十年召入  
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爲敷大論訓開三  
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爲  
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  
草法流疊疊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  
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爲  
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  
以同舟列道諍趨奔于葬所素幢竟野香煙  
蔽空萬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橋南焚之  
遵遺令也弟子玄啓收其餘柩以約泰中與

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  
究爲其文銘于塔所究清貞抱素志樂林泉  
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  
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時  
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  
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  
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  
成文翰曾映聲辯超挺所製新文百有餘首  
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發延譽今逸京

臯開皇之始僧絜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  
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傳絜鑒其精爽美其器  
略授以真乘開十等之差導以玄辯踈八勢  
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  
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

戶五

十六

昔人冰涼青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  
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  
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盛  
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彌川皂素列於朝堂  
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

名體資生運通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  
敬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黃老子女  
承聲下拜唯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瞻率  
先答詔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爲不禮鳳時  
爲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擺撥直進援引經  
論明不可敬之理僉詳瞻鳳抗詔之儀可謂  
蘭菊各擅其英華竹栢互陳其貞節不可削  
也獻后云崩禪定斯構下詔辟召來萃道場  
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要難問失  
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門重闡青田有穢

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  
正倫下勅監掌統詳管轄奏召以爲普集寺  
住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六和  
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縱心更新誠致繫  
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  
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  
背層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  
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  
俗來蘇聞所未有旣而厚夜悽感常志言前  
悲各增慨彌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殞委  
卧猶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  
華經最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通累念遂對衆  
開之下坐怙然奄爾神逝於岐州陳倉縣龍  
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非夫陳  
迹昭穆安覩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  
之仍施白塔茗然望表遠近瞻矚無不涕零  
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悟清遠以終天難  
補英聲易塵匪假陳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  
寺爲建一碑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燕國公

第一四八册

為製惟鳳立性矜莊氣厲群伯吐言爽朗晤  
 涉奔隨以般若為心田以涅槃為意得講法  
 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是一家餘諸經  
 論待時而舉初鳳之往西山便留遺疏述其  
 遠度累以餘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  
 命何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彌勒前  
 願闡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

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敏強識卓異倫  
 伍父暁仕隋為臨淄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  
 門義者博物踈通伏遁巖谷前後令召莫能  
 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銓下吏曰  
 西門義故遠為吾白即事聞令素仰高風  
 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  
 何能輕舉義曰吾自弱歲隱淪于茲暮齒誠  
 不欲干遊人世抱誠棄智頃者吠聲既靜則  
 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岐成詠有欣美化故  
 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令述其不逮問其

治術對答若神情兼明舉乃命諸子紹續績  
曠岳略等列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  
子誠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若  
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神道求解  
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曠年十七遂得  
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  
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  
陽淨土寺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  
祭法師爲弟子少樂學問經綸是欣及具篇  
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議非而體貌魁

美風操高厲容止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  
成論雜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辭義  
斯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以  
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親承真諦業  
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登深解以衆聚事擁  
惟其廢習將欲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  
寺慧安者個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  
寸千文醫術有二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  
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  
徃投造告所懷曰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

乘論誠乃精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妙今從物化請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群部悉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末盡於後唯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日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唯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至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

南思見其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既憑顧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明寺得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論記並是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載御懷諷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於即慶弔絕緒尋繹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勞始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內慙諸已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爲累獨學成譏輒不量力欲希非分一不可也食爲民本名作

實質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弘  
矣誠可退迹沉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  
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  
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已所尋知將開慧業  
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石住大禪

六五

二十

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時年四十有  
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衆三百餘人  
令德風規互相推讓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  
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  
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爲引重創爲請主岳撫謙藏器退辭師授徒  
累清言終慙踈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  
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  
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  
岳顧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藏本疏判通  
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  
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伺其談  
叙得喪斯及矣岳自顧情王虛宗初無怯憚  
舉綱頓網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隨  
遣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頓聯辭由是名

第一四八册

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  
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徃承  
之可得二升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使  
輟流遂以殘水寫滴下澆中一心念誦日取  
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

戶五

三十一

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  
諦爲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  
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二並使周統  
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於世  
以爲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

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  
以八正通局聖賢後責纒施無言以對坐見  
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市談衍寔希三宗之大  
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移被于  
烏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  
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  
問以道生一二徵據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  
生高視前彥豈謂目擊耳通乎坐衆大笑而  
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  
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纏懷徒屬慰曰人

皆有死唯自裁抑岳捫淚曰同居火宅共溺  
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義之以爲善  
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  
傳譯岳爲衆舉預其同列頗聞善於俱舍未  
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  
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  
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  
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自爾情敦道  
術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  
文館殿講義岳廣開術術延對諸賓酬接覆

却神旨標被太子顧曰何處法師若此之辯  
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岳法師也  
法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爲寡人造  
寺廣召名德而此上人猶非受請何耶倫曰  
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  
流猶從矯逸况方外之士棄名之人臣輒從  
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  
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  
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諍之僧用樹  
無疆之業貧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寺任誠所不安願垂舍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遘疾彌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遺約仍贈帛及時服法衣等俄而有勅復官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總集帝京唯岳及

略連枝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與爾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欵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將萎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爾其且止因斯便住戶五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疼痛鍾纏結帶二十三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釋功迴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日而度自此專訓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

入泰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導達蒙瞽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慧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華特爲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徵感爲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於本寺年六十六余聞

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遺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迴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飲井水終旦泉竭殞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凋亡唯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指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時

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糶粒未充照  
巡村邑負粮周給年經六祀勞而無倦供衆  
之暇夜誦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具  
聽律每發竒思前學之流驚其迴悟又往鄴  
下休法師所聽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

戶五

二十四

還休送出寺學門怪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  
遍照也後生領袖爾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  
師所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  
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  
聲不徒召爾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隨機便

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  
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  
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側注及後  
具本果與符同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遘  
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  
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將養所往恒隨及鄰  
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  
餘里繞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  
至方委狗徵及曙還返安業掩坎之後長眠  
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猷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垂翼東飛

戶五

二十五

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瑩鑒其高拔即而剝落尋與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

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傀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與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裝寂安藝並號哲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滄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河道尚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爲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

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爲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爲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爲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唯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唯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遠取伏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頃解聽後私室便曰此子有拔群之亮難與言也吾老

矣弘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并部忽過斯際即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尹五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猛皆此類也然以先攻小學意爲弘顯大乘仁壽二

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啟  
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  
龕律部一期總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  
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  
頭傑難人殺然其例並雖少而一徵一責能  
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  
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  
心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  
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  
歎曰常謂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  
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  
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  
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  
諸經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  
婆沙成實龍樹戶五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  
安般之相以示之即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  
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  
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  
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名自利已法講揚法化

第一四八册

誠爲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即長弘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剛決忠恕少慾希言擇交選士踈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愠無撓栖巖一衆舉爲僧主辭不獲免若浮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爲白衣常叅法宇傑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

傑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往栖巖其日傑患停講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弘道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

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宦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傑結張范之好相攜問道儒學之富禮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彩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此人矣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

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  
之爲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徒滯如彼傳述大  
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請素接軫相尋遂從  
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  
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爲講也片言契理少

六五

二六

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  
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  
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  
是也故晉川稱爲素傑二公秋菊春蘭各擅  
其美然素温恭退讓慈愛矜恕待士慕賢不

##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伐諸已貞觀二年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  
法事相繼有阻僧網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  
乃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風塵  
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栖  
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行業屬想西方於臨  
終日召門人大衆爰逮家臣與之別已自跏  
趺坐正威容已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  
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  
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不覺久逝依即  
坐殯肌肉雖盡骨坐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

第一四八冊

述初終之夕如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悶  
夢素來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  
爲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  
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遺寄未能發輝  
道業遂有季位在前素雖不肖深懷辜負每

五

于九

欲推命竭愚上干天聽今大運忽臨長辭永  
別好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知  
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致書述懷與諸  
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爲濟陰守子孫

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清河崔汪以秀才  
擢第時號四聰即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  
居護時冲幼戲則圖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  
知爲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難哀慟  
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部欲學儒術忽  
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示以四大毒蛇  
如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  
也留誦淨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訊經誥訪無  
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  
橫累稔叅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又往

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伏  
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  
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有  
勅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  
慧日高彥成群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偽鄭既  
降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例自此  
校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確削未  
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符  
會以爲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年勅召入  
龍潛宅天官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德衆穆如

也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曛時不豫因卒于  
房春秋六十有八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已薄  
食解衣贍寒結帶終歲不飾容貌而貴勝所  
重通方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日悶亂門人  
惴惶夜投餅滓詭言他藥後聞正色曰吾之  
見欺當自責耳尸五然陷師於非道三十是何理耶遂  
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  
圭勺之儲但一牀一椀而已撰攝論指歸等  
二十餘篇初亡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  
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聞著杖策而至盡

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歿後固絕蹤矣中書杜正倫來弔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提耳及茲展覲慟興牀几頽泣可掇沉嗟靡已庶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桑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複言談之際機候變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

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洽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叅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懷蔑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

戶五

三十一

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驩笑嘗為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

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祭江道士馮善  
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  
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

勅使當即奏聞續曰文章體勢非爾所知若  
稱勅使欲相威懾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

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  
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  
遲暮皆順伏之嘗見人述莊子鵬鷗之喻便  
歎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  
金翅世界入於鄰虛井蛙之智穢人耳目後

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  
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釋慧璧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母絕辛  
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于七  
歲菜蔬飽腹諸絕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

師明教隨順修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  
夷險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旣明達還返舊  
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  
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  
無久力時撫轡几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

不遠辭狀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憲章高軌莫聞恐埋諸古惜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十五

至

音釋

胤	<small>羊晉切 嗣也</small>	輟	<small>陟劣切 止也</small>	戢	<small>阻立切 斂也</small>	囂	<small>許矯切 浮也</small>
嘲	<small>朝步切 詭虛約切</small>	戲	<small>調也</small>	亶	<small>無匪切 不絕也</small>	捫	<small>莫奔切</small>
終	<small>苦穴切</small>	确	<small>岳切</small>	驩	<small>火九切</small>	關	
	<small>終也</small>		<small>校也</small>		<small>與歡同</small>		